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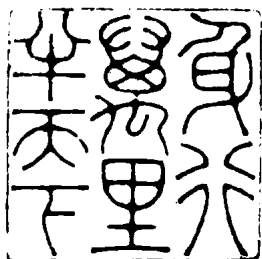
倚天屠龍記

金庸

倚天屠龍記

第二集

金庸著



金庸作品集 第17册

倚天屠龍記 (二)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 2

作者 金 庸

出版 明 河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印刷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2樓
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5號5樓B

發行 明報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電話：H 6 1 6 6 8 3
(香港郵政信箱：4363)

(繪畫：姜雲行)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版(修訂本)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港幣20元(美金4.50元)

Copyright, ©, 1963, 1976, by Louis Cha. All rights reserved,
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

Distributed by:

Ming Pao Daily News Ltd.
651 King's Road, Hong Kong
Post Box No. 4363

圖片說明

封面：王蒙「春山讀書圖」（部份）。王蒙（1301或1308——1385），字叔明，浙江吳興人。倪瓚讚其畫云：「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因曾在明朝宰相胡惟庸家中看過一次畫，被朱元璋關在獄中而死。此圖評者認為於幽靜之中含有春光澹宕氣象，現藏上海博物館。圖中題詩有：「曾采茯苓驚木客，為尋芝草識仙人」，及「露肘巖前搗蒼朮，科頭林下煮新茶」句，則圖中人似為隱居的醫生。

扉頁印章：翁大年「身行萬里半天下」——翁大年，清道光年間、江蘇吳江人，古文字翁廣平之子。精金石文字之學，治印宗浙派。

插頁：

一、漢墓出土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西漢初年醫書，此頁中有關於「足少陽」、「足陽明」等經脈的解說。二千餘年女子軟屍即從該處出土。

二、三、漢墓出土帛書「導行圖」摹本：馬王堆漢墓出土。圖中人物有男有女。「導行術」是中國古代治病健身的功夫，即「氣功」，後代易筋經、太極拳等均由此而衍化出來，可說是中國內家拳術的始祖。據學者考證，這些圖中包括熊經、鳥伸、猿踞、猴噓、龍登、鷓背、猿呼、鶴展等動作。

四、金朝雕版印刷「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之一頁。

五、元刊「大觀本草」插畫「筠州仙人掌」。以上兩部醫書，胡青牛與張無忌都

可能讀到。

六、宋人「灸艾圖」——舊題爲李唐作。李唐（1019——1130）宋徽宗、高宗朝大畫家。圖中繪村醫在病人背上穴道灸艾，病人痛苦大叫，村醫及其藥僮聚精會神，病人家屬焦慮關切，均甚生動。

七、郎世寧「白猿圖」——郎世寧，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清宮宮廷畫家，意大利人。

八、峨嵋山金頂：相傳在該處有時可見到「佛光」。

九、峨嵋山：錄自明刊「天下名山勝概記」

十、崑崙山

十一、徐達 十二、常遇春 十三、鄧愈 十四、吳良 十五、周顛

十六、張中

以上六圖，均錄自上官周「晚笑堂畫傳」。上官周，福建長汀人，生於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卒年不詳，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時尚健在。「晚笑堂畫傳」共圖古人一百二十人，評者認爲圖中人物神情生動，是版畫中的佳構。

十七、「列仙全傳」中的周顛。

十八、「毓秀堂畫傳」中的周顛——周顛在傳說中爲人滑稽神奇，後世版畫家都喜繪刻。「毓秀堂畫傳」的畫家是清人王芸階。

目錄

十一	有女長舌利如槍·····	四〇九
十二	鍼其膏兮藥其盲·····	四四三
十三	不悔仲子踰我牆·····	四八五
十四	當道時見中山狼·····	五一七
十五	奇謀秘計夢一場·····	五六五
十六	剝極而復參九陽·····	六一七
十七	青翼出沒一笑颺·····	六五九
十八	倚天長劍飛寒鉞·····	六八九
十九	禍起蕭牆破金湯·····	七三三
二十	與子共穴相扶將·····	七七五



十一 有女長舌利如槍

張三丰帶了張無忌下得少室山來，料想他已然命不長久，索性便也絕了醫治的念頭，只是跟他說些笑話，互解愁悶。這日行到漢水之畔，兩人坐了渡船過江。船到中流，漢水波浪滔滔，小小的渡船搖幌不已，張三丰心中，也是思如浪濤。

張無忌忽道：「太師父，你不用難過，孩兒死了之後，便可見到爹爹媽媽了，那也好得很。」張三丰道：「你別這麼說，太師父無論如何要想法救你。」張無忌道：「我本來想，如能學到少林派的九陽神功，去說給俞三伯聽，那便好了。」張三丰道：「爲甚麼？」張無忌道：「盼望俞三伯能修練武當、少林兩派神功，治好手足殘疾。」

張三丰嘆道：「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傷，內功再強，也是治不好的。」心想：「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卻想着要去療治岱巖的殘疾，這番心地，也確是我輩俠義中人的本色。」正想誇獎他幾句，忽聽得江上一個洪亮的聲音遠遠傳來：「快些停船，把孩子乖乖交出，佛爺便饒了你的性命，否則莫怪無情。」這聲音從波浪中傳來，入耳清晰，

顯然呼叫之人內力不弱。

張三丰心下冷笑，暗道：「誰敢如此大膽，要我留下孩子？」抬起頭來，只見兩艘江船如飛的划來，凝目瞧時，見前面一艘小船的船梢上坐着一個虬髯大漢，雙手操槳急划，艙中坐着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後面一艘船身較大，舟中站着四名番僧，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衆武官拿起船板，幫同划水。那虬髯大漢膂力奇大，雙槳一扳，小船便急衝丈餘，但後面船上畢竟人多，兩船相距越來越近。過不多時，衆武官和番僧便彎弓搭箭，向那大漢射去。但聽得羽箭破空，嗚嗚聲響。

張三丰心想：「原來他們是要那虬髯大漢留下孩子。」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殘殺漢人，當下便想出手相救。只見那大漢左手划船，右手舉起木槳，將來箭一一擋開擊落，手法甚是迅捷。張三丰心道：「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難，我怎能坐視不救？」向搖船的梢公喝道：「船家，迎上去。」

那梢公見羽箭亂飛，早已嚇得手酸足軟，拚命將船划開尚嫌不及，怎敢反而迎將過去？顛聲道：「老……老道爺，你……你說笑話了。」張三丰見情勢緊急，奪過梢公的櫓來，在水中扳了兩下，渡船便橫過船頭，向着來船迎去。

猛聽得「啊」的一聲慘呼，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那虬髯大漢一個失驚，俯身去看時，肩頭和背上接連中箭，手中木槳拿捏不定，掉入江心，坐船登時不動。後面大船驟即追上，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那虬髯大漢兀自不屈，拳打足踢，奮力抵禦。

張三丰叫道：「韃子住手，休得行兇傷人！」急速扳櫓，將渡船搖近，跟着身子縱起，

大袖飄飄，從空撲向小船。

兩名蒙古武官颯颯兩箭，向他射來。張三丰袍袖揮動，兩枝羽箭遠遠飛了出去，雙足一踏上船板，左掌揮出，登時兩名番僧摔出丈許，撲通、撲通兩聲，跌入了江中。衆武官見他猶似飛將軍從天而降，一出手便將兩名武功甚強的番僧震飛，無不驚懼。領頭的武官喝道：「兀那老道，你幹甚麼？」

張三丰罵道：「狗鞭子！又來行兇作惡，殘害良民，快快給我滾罷！」那武官道：「你可知這人是誰？那是袁州魔教反賊的餘孽，普天下要捉拿的欽犯！」

張三丰聽到「袁州魔教反賊」六字，吃了一驚，心道：「難道是周子旺的部屬？」轉頭問那虬髯大漢道：「他這話可真？」

那虬髯大漢全身鮮血淋漓，左手抱着男孩，虎目含淚，說道：「小主公……小主公給我們射死了。」這一句話，便是承認了自己的身份。

張三丰心下更驚，道：「這是周子旺的郎君麼？」

那大漢道：「不錯。我有負囑咐，這條性命也不要了。」輕輕放下那男孩的屍身，向那武官撲去。可是他身上本已負傷，肩背上的兩枝長箭又未拔下，而且箭頭有毒，身剛縱起，口中「嘿」的一聲，便摔在船艙板上。

那小女孩撲在船艙中的一具男屍之上，只是哭叫：「爹爹，爹爹！」張三丰瞧那具屍身的裝束，當是操舟的船夫。

張三丰心想：「早知是魔教中的人物，這件閒事不管也罷。可是既已伸手，總不能半途

抽身。」當下向那武官道：「這男孩已然身亡，餘下那人身中毒箭，也是轉眼便死，你們已然立功，那便走罷！」那武官道：「不成！非將兩人的首級斬下不可。」張三丰道：「那又何必趕人太絕？」那武官道：「老道是誰？憑甚麼來橫加插手？」張三丰微微一笑，說道：「你理我是誰？天下事天下人都管得。」

那武官使個眼色，說道：「道長道號如何？在何處道觀出家？」張三丰尚未回答，兩名蒙古軍官突然手舉長刀，向他肩頭猛劈下來。這兩刀來勢好不迅疾，小舟之中相距又近，實是無處閃避。

張三丰身子一側，本來面向船首，畧轉之下，已面向左舷，兩刀登時砍空。他雙掌起處，已托在兩人的背心，喝道：「去罷！」掌力一吐，兩名武官身子飛起，砰砰兩響，剛好摔在原本所乘的舟中。他已數十年未和人動手過招，此時牛刀小試，大是揮洒如意。

那爲首的武官張大了口，結結巴巴的道：「你……你……你你莫非……是……」張三丰袍袖揮動，喝道：「老道生平，專殺韃子！」衆武官番僧但覺疾風撲面，人人氣息閉塞，半晌不能呼吸。張三丰袍袖一停，衆人面色慘白，齊聲驚呼，爭先恐後的躍回大船，救起落水的番僧，急划而去。

張三丰取出丹藥，餵入那虬髯大漢口中，將小舟划到渡船之旁，待要扶他過船，豈知那大漢甚是硬朗，一手抱着男孩屍身，一手抱着女孩，輕輕一縱，便上了渡船。張三丰暗暗點頭：「這人身受重傷，仍是如此忠於幼主，確是個鐵錚錚的好漢子。我這番出手雖然冒失，但這樣的漢子卻也該救。」當下回到渡船，替那大漢取下毒箭，敷上拔毒生肌之藥。

那女孩望着父親的屍身隨小船漂走，只是哭泣。那虬髯大漢道：「狗官兵好不歹毒，上來便放箭射死了船夫，若非老道爺相救，這小小的船家女孩多半也是性命不保。」

張三丰心想：「眼下無忌不能行走，若到老河口投店，這漢子卻是欽犯，我要照顧兩人，只怕難以周全。」取出三兩銀子交給梢公，說道：「梢公大哥，煩你順水東下，過了仙人渡，送我們到太平店投宿。」那梢公見他將蒙古衆武官打得落花流水，早已萬分敬畏，何況又給了這麼多銀子，當下連聲答應，搖着船沿江東去。

那大漢在艙板上跪下磕頭，說道：「老道爺救了小人性命，常遇春給你老人家磕頭。」張三丰伸手扶起，道：「常英雄不須行此大禮。」一碰他手掌，但覺觸手冰冷，微微一驚，問道：「常英雄可還受了內傷麼？」常遇春道：「小人從信陽護送小主南下，途中和韃子派來追捕的鷹爪接戰四次，胸口和背心給一個番僧打了兩掌。」

張三丰搭他脉搏，但覺跳動微弱，再解開他衣服一看傷處，更是駭然，只見他中掌處腫起寸許，受傷着實不輕，換作旁人，早便支持不住，此人千里奔波，力拒強敵，當真英雄了得。當下命他不可說話，在艙中安臥靜養。

那女孩約莫十歲左右，衣衫蔽舊，赤着雙足，雖是船家貧女，但容顏秀麗，十足是個絕色的美人胎子，坐着只是垂淚。張三丰見她楚楚可憐，問道：「姑娘，你叫甚麼名字？」那女孩道：「我姓周，名叫周芷若。」張三丰心想：「船家女孩，取的名字倒好。」問道：「你家住在那裏？家中還有誰？咱們會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去。」周芷若垂淚道：「我就跟爹爹兩個住在船上，再沒……再沒別的人了。」張三丰嗯了一聲，心想：「她這可是家破人亡

了。小小女孩，如何安置她才好？」

常遇春說道：「老道爺武功高強，小人生平從來沒有見過。不敢請教老道爺法號？」張三丰微笑道：「老道張三丰。」常遇春「啊」的一聲，翻身坐起，大聲道：「老道爺原來是武當山張真人，難怪神功蓋世。常遇春今日有幸，得遇仙長。」

張三丰微笑道：「老道不過多活了幾歲，甚麼仙不仙的。常英雄快請臥倒，不可裂了箭創。」他見常遇春慷慨豪爽，英風颯颯，對他甚是喜愛，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願深談，便淡淡的道：「你受傷不輕，別多說話。」

張三丰生性豁達，於正邪兩途，原無多大偏見，當日曾對張翠山說道：「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又說天鷹教主殷天正雖然性子偏激，行事乖僻，卻是個光明磊落之人，很可交交這個朋友。可是自從張翠山自刎而亡，他心傷愛徒之死，對天鷹教不由得極是痛恨，心想三弟子俞岱巖終身殘廢，五弟子張翠山身死名裂，皆由天鷹教而起，雖然勉強抑下了向殷天正問罪復仇之念，但不論他胸襟如何博大，於這「邪魔」二字，卻是恨惡殊深。

那周子旺正是魔教「明教」中「彌勒宗」的大弟子，數年前在江西袁州起事，自立為帝，國號稱「周」，不久為元軍撲滅，周子旺被擒斬首。彌勒宗和天鷹教雖非一派，但同為「明教」的支派，相互間淵源甚深，周子旺起事之時，殷天正曾在浙江為之聲援。張三丰今日相救常遇春，只是激於一時俠義之心，兼之事先未明他身份，實在是大違本願。

這晚二更時分才到太平店。張三丰吩咐那船離鎮遠遠的停泊。梢公到鎮上買了食物，煮

了飯菜，開在鎗中小儿之上，鷄、肉、魚、蔬，一共煮了四大碗。張三丰要常遇春和周芷若先吃，自己卻給無忌餵食。常遇春問起原由，張三丰說他寒毒侵入臟腑，是以點了他各處穴道，暫保性命。張無忌心中難過，竟是食不下咽。張三丰再餵時，他搖搖頭，不肯再吃了。

周芷若從張三丰手中接過碗筷，道：「道長，你先吃飯罷，我來餵這位小相公。」張無忌道：「我飽啦，不要吃了。」周芷若道：「小相公，你若不吃，老道長心裏不快，他也吃不下飯，豈不是害得他肚餓了？」

張無忌心想不錯，當周芷若將飯送到嘴邊時，張口便吃了。周芷若將魚骨鷄骨細心剔除乾淨，每口飯中再加上肉汁，張無忌吃得十分香甜，將一大碗飯都吃光了。

張三丰心中稍慰，又想：「無忌這孩子命苦，自幼死了父母，如他這般病重，原該有個細心的女子服侍他才是。」

常遇春不動魚肉，只是將那碗青菜吃了個精光，雖在重傷之下，兀自吃了四大碗白米飯。張三丰不忌葷腥，見他食量甚豪，便勸他多吃鷄肉。常遇春道：「張真人，小人拜菩薩的，不吃葷。」張三丰道：「啊，老道倒忘了。」這才想起，魔教中人規矩極嚴，戒食葷腥，自唐朝以來，即是如此。北宋末年，明教大首領方臘在浙東起事，當時官民稱之爲「食菜事魔教」。食菜和奉事魔王，是魔教的兩大規律，傳之已達數百年。宋朝以降，官府對魔教誅殺極嚴，武林中人也對之甚爲歧視，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隱秘，雖然吃素，卻對外人假稱奉佛拜菩薩，不敢洩漏自己身份。

常遇春道：「張真人，你於我有救命大恩，何況你也早知曉我的來歷，自也不用相瞞。」

小人是事奉明尊的明教中人，朝廷官府當我們是十惡不赦之徒，名門正派的俠義道瞧我們不起，甚至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黑道中人，也說我們是妖魔鬼怪。你老人家明知我的身份來歷，還是出手相救，這番恩德，當真不知如何報答。」

張三丰於魔教的來歷畧有所聞，知道魔教所奉的大魔王叫做摩尼，教中人稱之爲「明尊」。該教於唐朝憲宗元和年間傳入中土，當時稱爲「摩尼教」，又稱「大雲光明教」，教徒自稱「明教」，旁人卻稱之爲魔教。他微一沉吟，說道：「常英雄……」

常遇春忙道：「老道爺，你不用英雄長、豪傑短啦，乾脆叫我遇春得了。」張三丰道：「好！遇春，你今年多大歲數？」常遇春道：「我剛好二十歲。」

張三丰見他雖然濃鬢滿腮，但言談舉止間顯得年紀甚輕，是以有此一問，於是點頭道：「你不過剛長大成人，雖然投入魔教，但陷溺未深，及早回頭，一點也沒遲了。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勸你，盼你不要見怪。」常遇春道：「老道爺見教，小人怎敢見怪？」

張三丰道：「好！我勸你即日洗心革面，棄了邪教。你若不嫌武當派本領低微，老道便命我大徒兒宋遠橋收你爲徒。日後你行走江湖，揚眉吐氣，誰也不敢輕視於你。」

宋遠橋是七俠之首，名震天下，尋常武林中人要見他一面亦是不易。武當諸俠直到近年方始收徒，但揀選甚嚴，若非根骨資質、品行性情無一不佳，決不能投入武當門下。常遇春出身魔教，常人一聽早已皺起眉頭，竟蒙張三丰垂青，要他投入宋遠橋門下，於學武之人而言，實是難得之極的莫大福緣。

豈知常遇春朗聲道：「小人蒙張真人瞧得起，實是感激之極，但小人身屬明教，終身不

敢背教。」張三丰又勸了幾句，常遇春堅決不從。

張三丰見他執迷不悟，不由得搖頭歎息，說道：「這個小姑娘……」常遇春道：「老道長放心，這個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小人自當設法妥爲照料。」張三丰道：「好！不過你不可讓她入了貴教。」常遇春道：「真不知我們如何罪大惡極，給人家這麼瞧不起，當我們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獸一般。好，老道長既如此吩咐，小人遵命。」

張三丰將張無忌抱在手裏，說道：「那麼咱們便此別過了。」他實不願和魔教中人多打交道，那「後會有期」四字也忍住了不說。常遇春又再拜謝。

周芷若向張無忌道：「小相公，你要天天吃飽飯，免得老道爺操心。」張無忌眼淚奪眶而出，哽咽道：「多謝你好心，可是……可是我沒幾天飯可吃了。」張三丰心下黯然，舉起袍袖，給他擦去了腮邊流下來的眼淚。周芷若驚道：「甚麼？你……你……你……」張三丰道：「小姑娘，你良心甚好，但盼你日後走上正途，千萬別陷入邪魔才好。」

周芷若道：「是。可是這位小相公，爲甚麼說沒幾天飯可吃了？」張三丰悽然不答。

常遇春道：「張真人，你老人家功行深厚，神通廣大，這位小爺難然中毒不淺，總能化解罷？」張三丰道：「是！」可是伸在張無忌身下的左手卻輕輕搖了兩搖，意思是說他毒重難愈，只是不讓他自己知道。

常遇春見他搖手，吃了一驚，說道：「小人內傷不輕，正要去求一位神醫療治，何不便和這位小爺同去？」張三丰搖頭道：「他寒毒散入臟腑，非尋常藥物可治，只能……只能慢慢化解。」常遇春道：「可是那位神醫卻當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